

《花城》首发

纪念珍藏版

花腔

李洱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《花城》首发 纪念珍藏版



李洱 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花腔 / 李洱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8. 4
(《花城》首发)
ISBN 978-7-5360-8534-3

I. ①花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9290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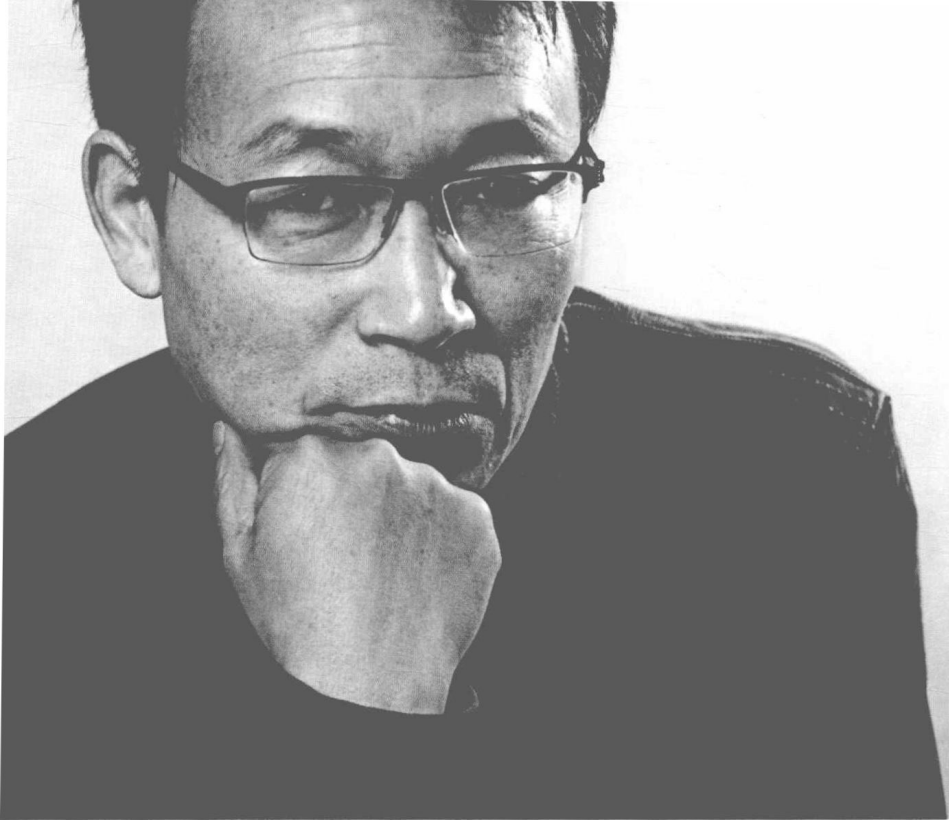
出 版 人: 詹秀敏
策划编辑: 林宋瑜
责任编辑: 揭莉琳 林 菁 刘玮婷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装帧设计: 刘红刚

书 名	花腔 HUAQIANG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 (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)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10.375 6 插页
字 数	274,000 字
版 次	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6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作者简介

李洱，男，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，198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。曾在高校任教多年，后为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，兼任《莽原》杂志副主编，现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。当代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，始终坚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，百科全书式描写巨变的中国。著作有《导师死了》《现场》《午后的诗学》《遗忘》等中短篇小说，《花腔》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等长篇小说。《花腔》2002年入围第六届“茅盾文学奖”，2010年被评为三十年(1979-2009)中国十佳长篇小说。曾获第三、第四届“大家文学奖”(荣誉奖)、首届“二十一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”、第十届“庄重文文学奖”、首届“华语传媒文学图书奖”。作品被译成德语、意大利语、法语、英语、韩语、日语、西班牙语等多种文字。



花城

二〇〇一年第六期(总第一三三期)

HUACHENG LITERATURE 文学双月刊

花腔 ● 李洱

佛山行 ● 韩东

辑画 ● 贾平凹

文学身体字 ● 谢有顺

花城出版社



第一部 有甚说甚

树洞：1941年3月
地点：南京西康路中
译者：白春生
译者：白春生

译者：白春生

树洞：1941年3月
地点：南京西康路中
译者：白春生
译者：白春生

花腔

花腔

李洱

李洱

李洱

李洱

李洱

李洱



李洱

李洱

李洱

李洱

《花腔》首发于《花城》杂志2001年第6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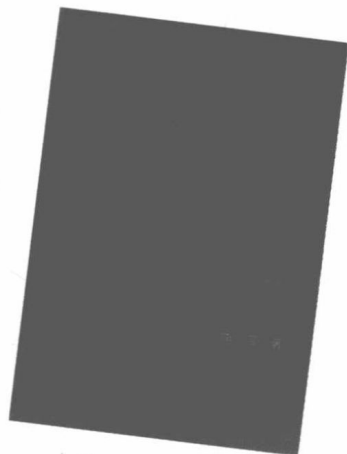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版
(2002 年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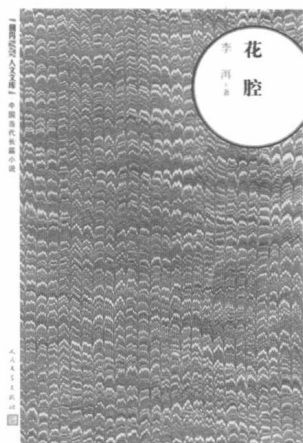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版
(2004 年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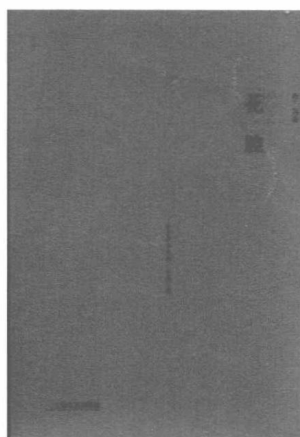
花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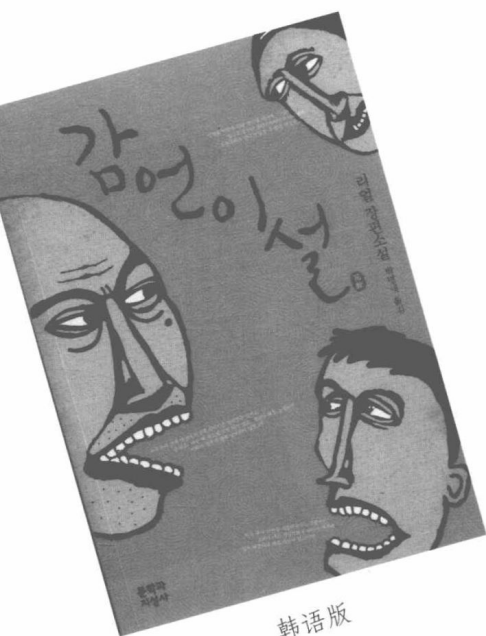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文学出版社版
(2009 年)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版
(2013 年版)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版
(2013 年)



韩语版



德语版



法语版



捷克语版

卷首语

昨天我才意识到，我与这本书已经相伴十年了。这让我感到惊讶。但是，如果能更深入地了解葛任的故事，我就是再花去十年，也是值得的。

其实，这并非我一个人写的书。它是由众多引文组成的。我首先要感谢医生白圣韬、人犯赵耀庆以及著名法学家范继槐。他们不光见证了葛任的历史，参与了历史的创造，而且讲述了这段历史。读者很快就会发现，他们讲故事的能力足以和最优秀的侦探小说家相比。他们的讲述构成了本书的正文部分。其次我也要感谢冰莹女士、宗布先生、黄炎先生、孔繁泰先生，以及外国友人安东尼先生、埃利斯牧师、毕尔牧师、费朗先生、川井先生等人。作为本书的副本部分，他们的文章和言谈，是对白圣韬等人所述内容的补充和说明。

读者可以按本书的排列顺序阅读，也可以不按这个顺序。比如可以先读第三部分，再读第一部分；可以读完一段正文，接着读下面的副本，也可以连续读完正文之后，回过头来再读副本；您也可以把第三部分的某一段正文，提到第一部分某个段落后面来读。正文和副本两个部分，我用“@”和“&”两个符号做了区分。之所以用它们来做分节符号，而不

是采用通常的“一、二”这样的顺序来划分次序，就是想提醒您，您可以按照自己对故事的理解，重新给本书划分次序。我这样做，并非故弄玄虚，而是因为葛任的历史，就是在这样的叙述中完成的。

有人说，葛任的生与死，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与死。还有人说，葛任身后长着一尾巴，一条臧否各异、毁誉参半的尾巴，一不小心就会抽打住您的神经末梢。前天早上，我打开电脑的时候，又看到一位朋友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，葛任是一块魔毯，既能将你送上云端，也能将你推下幽谷。这些话准确与否，读完本书的朋友或许都会有自己的判断。

最后必须说明的是，虽然我是葛任还活在世上的唯一的亲人，但书中的引文只表明文章作者本人的观点，文章的取舍也与我的好恶没有关系。请读者注意，在故事讲述的时间与讲述故事的时间之内，讲述者本人的身份往往存在着前后的差异。正是由于这一差异，他们的讲述有时会出现一些观念上的错误。我相信读者能正确地看待这些错误，所以我并没有做出太多的纠正。我只是收集了这些引文，顺便对其中过于明显的遗漏、悖谬做出了必要的补充和梳理而已。当然，因为葛任是我的亲人，我对他的爱也与日俱增，所以在与本书相伴的十年间，尽管工作的性质要求我保持冷静和超然，但很多时候，我还是忍不住要放声大笑，或低声哭泣，或在沉默中战栗……

目录

Contents

卷首语 / 1

第一部 有甚说甚 / 1

第二部 向毛主席保证 / 117

第三部 OK，彼此彼此 / 239

附 录

历史的花腔，花腔的历史

——《花腔》首发责任编辑手记

(林宋瑜) / 389

李洱与《花腔》(魏微) / 395

第一部 有甚说甚

时间：一九四三年三月

地点：由白陂至香港途中

讲述者：白圣韬医生

听众：范继槐中将

记录者：范继槐随从丁奎

@ 消 息

将军，有甚说甚，那消息是田汗告诉我的。那时我还在后沟。干你们这一行的，定然晓得枣园后沟。对，那里有一所西北公学，还有一个拘留所。我自然是在拘留所里。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来月。那天晚上，当田汗来后沟看我的时候，我想，他定然是看着同乡之谊，来给我送行的。唉，我可能活到头了。按说，我是学医出身，也上过战场，死人见多了，不应该感到害怕。可是，一看到他，一闻到他身上的酒气，我的胆囊还是缩紧了，就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窖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田汗是来告诉我那样一个消息的。

他把我领了出来。走出那个院子，我看到了他的卫士。他们离我们十几步远，猫着腰来回走着，就像移动的灌木。此外还有几个站岗放哨的人，他们拿的是红缨枪。（在夜里）那红

缨看上去是黑色的。此时，朔风劲吹，并且开始下雪。一个卫士走了过来，递给田汗一件衣服。那衣服是用斜纹布做成的，就像医院里的病号服。它比老乡织出来的土布软和，唯有首长和刚到延安的学者才有穿的份儿。不瞒你们说，当田汗把它披到我肩头时，我忍不住流泪了，鼻涕也流了出来。田汗看着我，想说些什么，但一直没有说。我的脑子更乱了。在外面站了一会儿，他说，这里太冷了，还是回后沟吧。他没有把我送进拘留所，而是把我带进了一间暖烘烘的窑洞。看到墙上贴的列宁像和教室分布图，我方才晓得那是西北公学的一间办公室。他把鞋脱了下来，掏出鞋垫，用火钳夹住，悬在火盆上方烤着。一个卫士进来要替他烤，他摆了摆手，命令他站到外面去，不许放一个人进来。窑洞被他的鞋烤得臭烘烘的，再加上炭火的烟气，我的眼睛就被熏得眯了起来。不怕你们笑话，当时我觉得那味道很好闻，很亲切。他翻开自己的裤腰，逮住一只虱子丢进了火盆，我听到叭的一声响。而后，他又逮了几只，不过，他没有再往火里扔，而是用指甲盖把它们挤死了。

他身上的酒气，让人迷醉。他掏啊掏的，从身上掏出一个酒葫芦。他把酒葫芦递给我，而后又掏出两只酒杯，用大拇指在里面擦了一圈。他给自己倒了一杯，也给我倒了一杯。他说：“喝吧。怎么？还得我给端起来？”这是两个月来，第一次有人请我喝酒。我又流泪了。当他又从怀里掏啊掏的，掏出两只猪蹄的时候，我赶紧咬住了嘴唇，不然，我的口水就要决堤而出了。田汗问我这酒怎么样，我说，好啊，真好啊。葛任

没死的消息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听说的。我刚啃了一口猪蹄，就听他说：“有件事，给你说一下，葛任还活着。”我吃了一惊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就像被火烧了屁股。

有甚说甚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去年，也就是三十一年（注：即1942年）冬天，我从前线回到延安时，田汗噙着泪，向我讲过葛任的死。当时，他说得有鼻子有眼，说三十一年夏，葛任带着部队出去执行任务，黄昏时分，在一个叫二里岗的地方，遽然与一股日军遭遇了。二里岗有一个关帝庙，葛任的部队就是在关帝庙四周，与敌军激战了几个时辰，最后为国捐躯，成为民族英雄的。他告诉我，有人私下把葛任说成是关公似的人物，当地的民众还嚷着要在关帝庙里为葛任立碑。将军，田汗这么说的时侯，我是边听边流泪呀，都不晓得说什么好了。有好长时间，我夜夜梦见葛任，每次从梦中醒来，我都唏嘘不已。唉，未曾想闹了半天，葛任竟然还活着。

这会儿，田汗讲完之后，一边用劲地拍着大腿，一边说：“驴日的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葛任同志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我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呀。”随即，他又提醒我，此事尚无人知晓。事不秘则废呀，一旦走漏了风声，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就会提前下手。那样一来，葛任同志可就性命难保了。

将军真是心明眼亮。对，田汗冒雪来看我，当然另有目的。我想到了这一点，但他不说，我不敢贸然发问。待我啃净了一只猪蹄，他才说，他命令我到南方去一趟，代表他把葛任

接回来。让我想想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。哦，想起来了。他说：“葛任同志在南方受苦了，身体原本虚弱，肺又不好，够他受的。你去把他接回来，让他回延安享几天福。你是医生，派你去最合适不过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等办好了此事，我就去跟组织说说，把你的问题解决了。戴着托派帽子，你不觉得丢人，我还丢人哩。谁让咱们是老乡呢？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办砸了，可别怪我挥泪斩马谕。”

他说得很笼统。只说南方，没提大荒山，更没有提到白陂镇。我当时对他说，我呢，只是一介书生，又犯过路线错误，恐怕难当此任。他说，不管白猫黑猫花猫，捕得耗子便是好猫，祝你完成任务。我问他组织上是不是已经决定了。他脸一沉，举着烧得通红的火钳，说：“你呀你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有句话一定要牢记心间，不该你问的，你就不要多嘴，更不要随便记日记。你不说话，也没人把你当成哑巴。不写日记，也没人把你当成文盲。”我赶紧立正站好，对他说：“我跋山涉水来到延安，为的就是给革命做贡献。如今机会来了，头可断血可流，也不会辜负你的教诲。”

按田汗的吩咐，当晚我还住在后沟。田汗还交代看守，让我独自住了一间窑洞。那天晚上，我怎么也睡不着，一晚上撒了好几泡尿。每次撒完尿，我都一边打着尿战，一边对着贴在窑洞里的那张列宁像鞠躬。因为下雪，天地之间都是灰的，让人觉得天很快就要亮了。鸡好像被雪迷住了，半夜就叫了起来。鸡一叫，我就一骨碌爬了起来，站在那里，还不由自主地抬起了脚。这样连续搞了几次，我的右腿就开始痉挛了，我很